

从张景宪到王德建、黄运清,从寻亲志愿者协会到“让思念发光,帮英雄回家”公益活动,从菏泽到全国,无数与烈士素不相识的人,还在奔波,还在寻找。“烈士”两个字,让这种寻找成为了一种责任。这是信仰的传承,更是红色基因在血脉中的延续——

万里寻家慰英魂



12年间张景宪寄出又被退回的信件



张景宪在擦拭烈士纪念碑(资料图)



菏泽鲁西新区张和庄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墓

菏泽市鲁西新区张和庄社区有一个烈士陵园,园内136个坟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无名烈士。

2008年清明,社区书记张景宪带领党员扫墓时,一名老党员说:“我们年年来扫墓,这些烈士家是哪里的都不知道。现在日子过好了,能不能帮他们找家?”

“帮烈士找家!”张景宪萌生了这个想法。从村里老人口中得知:1947年冬,解放军的一所战地医院设在了张和庄。当时伤员很多,没有抢救过来的就葬在了村西。张景宪当过兵,打过仗,知道牺牲对一个军人家意味着什么。

从2008年开始,张景宪开着他的破面包车,有空就跑,菏泽、济南、北京,查资料、问熟人,考证出当年的战斗为“菏泽奔袭战”,参战的是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循着这条线索,2012年底,张景宪从山东省荣军医院追到新泰市泉沟镇,找到8纵的一名老兵,得知当年参战的部队是8纵23师的67.68、69团。

4年的时间,张景宪跑了几千路里,终于找到了部队番号。但60多年过去了,曾经的8纵23师又在哪里呢?不久,菏泽媒体报道了为无名烈士找家的事。一名叫刘浩然的退伍兵看到后联系张景宪,说自己服役部队的前身就是8纵。这个消

息让张景宪激动万分。

2014年6月,张景宪来到这支部队,找到当年的战斗资料。资料记载,陵园里埋葬的136名烈士,有名有姓的有94名,其中有详细籍贯记录的86名。

6年的奔波,136名“无名烈士”中大部分有了姓名和家庭地址。

张景宪开始为这86名“有家”的烈士——找家。首先从职务最高的副连长张文禄找起。由于登记的地址是70年前的,张景宪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才确认了烈士的老家。几经周折,联系上烈士的侄子张启华,得知烈士张文禄的妻子早已去世,无儿无女。张启华带人连夜从辽宁赶来祭奠。十天就找到了一位烈士的家,张景宪信心倍增。然而,接下来一连打了半年的电话,由于区划变更,地址模糊,记载不准,人员搬迁等原因,再也没有新的进展。

这时,张景宪想起,自己当兵时,即便身在战区,邮递员也能准时把信送到。于是,张景宪开始按照烈士资料留存的家庭地址写信。写上烈士的名字、年龄、部队番号、牺牲时战斗的名称,留下自己的电话。几十封满含期待的寻家信发向山东、贵州、广西、福建、浙江、广东……

不久,这些信又回到了张景宪的手中,只不

过信封上多了几个字:“查无此人”“查无此地址”。半年后再寄一遍。希望随着信件的寄出一次次燃起,又随着信件的退回一次次破灭。

为引起邮递员重视,张景宪琢磨着在信封写上了一段话:“该烈士于1947年12月牺牲于菏泽战役,望邮递员同志再辛苦一下,帮烈士找到家”。

正是这段话,引起了临沂市蒙阴县坦埠镇邮递员王德建的注意。2016年6月13日,他分拣邮件时,一封收信人为“公建厚烈士”的信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记得因收信地址“朱下村”不存在,已经退回过一次了,这段话让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王德建带着这封信,见老人就问,逢年龄大的就打听,历经波折,终于找到了“公建厚(实际为龚建厚)”烈士的亲属。

寄信寻家的成功,让张景宪看到了希望。他将临沂地区十多位烈士的地址交给王德建。王德建发动他的邮递员朋友,为3名烈士找到了家。

2019年8月9日,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的投递员黄运清,接到了一封来自张和庄的寻亲信。黄运清到县里10余个部门和乡镇查询,在朋友圈转发了信息,一直未找到相关线索,于是反映给了媒体。昭通市媒体发了篇报道《一封无法送达的“寻亲”信》。施明山烈士的亲人看到了,联系上张景宪。2021年3月30日,烈士的侄、孙三人来到

张和庄烈士陵园,抚摸着英烈墙上“施明山”的名字,痛哭失声。他们把从家乡带来的泥土,轻轻地撒在无名烈士墓碑前,又从烈士陵园捧走一把土,带回云南老家。施明山终于魂归故里!

为烈士找家的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为烈士找家的行列。菏泽市成立了烈士寻亲志愿者协会,设立了烈士寻亲热线。

2019年,山东省网信办联合新华社,发起“让思念发光,帮烈士回家”公益寻亲活动,当年张和庄的19位烈士找到了家。2021年,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也加入到“让思念发光,帮英雄回家”公益活动,为烈士找家的队伍更加强大了。

从张和庄寄出的找家信还在不断退回,但每年春节和7月1日,信还是雷打不动地按时发出,一年又一年,已寄出1000多封。十几年来,张景宪行程1万多公里,已为40位烈士找到了家。

刘海鹰



瓦岗集的『凉水撑三绳』

瓦岗集是曹县件楼镇所辖的一个自然村。它位于曹县城东南28千米、件楼镇政府西南1千米处。全村总面积0.49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0.29平方千米,村落占地面积0.20平方千米。村落东西长方形,东西大街长220余米,南北大街长200余米,全村170余户,680余人,有徐、王、张、李等姓。

该村之所以名为瓦岗集,是因为徐氏迁此,建瓦房于土岗之上并成为集市。《曹县地名志·件楼镇·瓦岗集》词条载:元末徐氏昆仲三人因避兵乱,自磐石镇迁江浙行省江宁,明定鼎后回迁。原村居分东西二支,东支后裔迁此,于土岗之上建瓦房,后成集市而得名。

鲁西南人自古彪悍,义气,瓦岗集人秉承鲁西南人彪悍的性格。其实,在鲁西南,人们不说彪悍,通常说成有种,瓦岗集净出有种的汉子,但瓦岗集人有种又不说有种,而是说成喝口瓦岗集的凉水撑三绳。瓦岗集的凉水咋恁厉害?瓦岗集的凉水撑三绳的老俗话咋来的呢?

传说早先瓦岗集有个人,好赌,视牌如命。后来,因为别的事坐了牢。在牢狱里,他还照样摸牌,晚上没有灯咋办?他就在膝盖上挖个坑,插个捻子点着当灯,面不改色地照样摸牌。由此看出此人是条汉子。

还传说瓦岗集有一个人,很讲义气。他的拜把子兄弟与人打架吃亏了,他知道后,天黑掂个刀子去了那一家,把那个人给宰了。等把他逮到牢狱,狱首怕他生事,让人用细铁丝把他的腿缠着给捆起来。就这样关了他一年左右,后来解开铁丝时,他的腿肚子跟大腿长到一块了。可他眉都没皱,跟刚睡醒似的伸腿就把腿肚子跟大腿拽开了。

还传说该村有一个人得罪了保安旅,保安旅叫他光着脚丫子沿十八面铁轘子。铁轘子烧得鲜红,别人见了都吓懵了,可他旁若无事地上去,沿完了十八面铁轘子还不肯下来,还蹲铁轘子上给保安旅的人要烟吸。吸完烟,他站起来说:“爷爷沿十八面铁轘子,吸恁个烟,看爷爷再送您一遍。”说完他又沿了一个轘子后才下来。

传说后来有一回,瓦岗集的几个小孩去地里拾柴火,走到地里玩了起来。你猜他们咋玩?他们用小绳拴住大拇脚趾头,拉在树上荡秋千。拴住的那个小孩被悠得头朝下吐黄水,说话都不清楚了:“不中啦,不中啦!”其他那几个小孩还专门打岔:“咋?再悠会,再悠会!”有一个过路的大人见状,快步上前把那个小孩解下来,问道:“你们是哪庄上的?”小孩答:“瓦岗集的。”那个过路人听后连声说:“有种,有种!真有种!看来喝口瓦岗集的凉水都能撑三绳。”打这些事以后,瓦岗集的凉水撑三绳这句话就传开了。

丰瀚 鄯鸿



老宅

一方老宅,一方院落。

老屋很老了,确切的年代已不可考。土屋、土墙、斑驳的木门、破落的格子窗,两株家槐,三棵枣树,一棵石榴树,锈迹斑斑的压水井,臭气不断的猪圈,还有一方光溜溜的大石槽,喂牛用的。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世俗样式,嘈杂而温馨,满是生活气息。多少生命在这里来了又走,多少岁月在这里倏然而逝,多少人在这样的院子里出生、成长,学着看外面的世界,学着过农民生活,摔摔打打、磕磕碰碰地生活。

盖房向来是人生大事,对于土里刨食的农民而言更是如此。房子是一寸一寸成形的,是一辈一辈积累的,风雨洗礼几十年,已呈破落之象。墙壁上被岁月侵蚀得满是沟壑,房檐上,一年四季,雀鸣声声,那是它们的理想天堂。还有蝙蝠,一到夏

天,从屋角里、檐缝里乱飞。还有老鼠,四季不断,到处乱窜,偷吃粮食,屋内随处可见耗子洞,经常听到吱吱的叫声。

每逢下雨,常常是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下。那时的我觉得颇为有趣,常拿着锅碗瓢盆去接屋顶漏下的水滴。家里养了几只鸡,一头猪,一头牛,一年四季,鸡鸣猪嚎,不得安宁,还有那满院的骚臭味。

很久以前,我得过的那些金光闪闪的奖状,几乎贴满了一面老墙,曾经使垂暮的老屋蓬荜生辉,那是我儿时记忆起的童年荣光。

星光下,我盯着这幅画作,想着那老宅,念着那老屋,心里陡然升起一种静穆的神思,那里似乎还有不绝如缕的炊烟,我逝去的亲人们住在那里,守望着无尽的岁月轮回……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老宅

黄河壮歌——榆园军起义(上)

明末清初,这个历史时期对于鲁西南的广大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的时间段。一方面,明末的局势动荡导致官府的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了社会经济生活上的巨大痛楚;另一方面,清军的人关,又给人民带来了异族统治上的精神痛苦。在这两种形势的挤压下,整个鲁西南地区乃至山东都爆发了农民起义的反抗烽火,并迅速蔓延到周边的省份,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一页。在那个时期,发源于曹州、濮州的榆园军起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

关于榆园军,封建统治者把他们统称为“榆林贼”“榆园贼”,因而关于他们的领导人员事迹及其内部的详细情况是不能在当时正统编修的历史书中记载的,所以,也给后人带来研究上的困难。但是,通过史书中的蛛丝马迹,也能够最大限度还原当时的情况。榆园军不但反抗清廷,而且,在明末的崇祯时期就已经发动起义了。同样,他们也是反明的一支起义军。明崇祯皇帝登基后,也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但是,他所处的时代的确不是一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时代,让人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安排。

榆园军是崇祯十三年(1640)在今河南省范县颜村铺乡玉皇庙村起义的,当时的范县及西面的观城县、北面的朝城县都属于山东的濮州管辖,濮州、曹州都属于鲁西南,黄河流经此地,经常决口,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据《濮州志》记载,自崇祯九年丰收后,崇祯十年春天没有下雨,天上落的都是土雹。十一年旱蝗,十二年旱蝗,十三年正月打雷。开春,蝗虫和疫病起来了,发生大饥荒,人相食。饥饿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时期,河北大名府彭捷带领的起义军围攻濮州不下,被杀千余人,尸体都被扔到城壕里,却被周围的饥民争抢着吃了。

榆园军的得名当然和榆树有关。《观城县志》记载:“明末榆林贼起以濮州、范县为窟穴。蔓延朝城、观城、城武诸县。始因地荒不耕,榆钱落地,岁久皆成大树。贼首任七、张七等啸聚其中,饥民归之,号百万。”从这里看出,因义军聚集在榆树林中,所以被称为“榆园军”或“榆林军”。当时鲁西南因瘟疫、战乱、自然灾害等情况导致人口大量减少,有许多荒废不耕的大片土地,时间一长,成为大片的树丛。而榆树对于饥民来说,是“救命树”,榆钱、榆叶、榆树皮都能吃,榆皮磨面,可长期储存,枝干可当烧柴,可谓“全身是宝”。饥民聚集在榆树林中,很大程度是为了度过荒年。但是这并不是长远之策,朝廷的赈济不力,加上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百姓对官府已经严重对立起来。特别是鲁西,还有一种民间高利贷,借助水灾、旱灾等时机盘剥农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饥民们被逼无奈,只能走上起义反抗的道路。

在榆园军起义前,也有先见之明的人。范县进士陈鸣珂看到百姓受到的压迫已经到了极限,事情已经非常紧急了,就直接上疏给皇帝指陈厉害,并说,范县的动乱已出现苗头了。崇祯帝认可批准了他的奏折,而吏部却认为他没有把奏折先按正常手续报送给通政司,然后再经审核、传递等手续呈送皇帝,就报请崇祯帝让大臣来议论商讨这件事,等大家有了结果再上奏,并请崇祯帝对陈鸣珂进行廷杖。奇的是,崇祯帝竟然同意了。打过陈鸣珂的廷杖没多久时间,朝廷的大臣也没议论出结果,李青山就起义了,梁敏也在范县揭竿而起,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把起义扑灭。

榆园军在崇祯时期的鲁西,并不是起义的首

倡者。据清赵吉士所著《寄园寄所寄》摘录:“(崇祯)十二年十三年间,有开州人黄小槐者,自号顺天仁义王……此亦曹南贼。”黄小槐有部属一万多人,在郓城、东阿一带活动,后被山东总兵杨御善所消灭,但这已在鲁西南撒下起义的种子。随之,起义的烽火遍地开花,马应试起义、李青山起义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但最有名的,就是榆园军起义了。《台前县志》载:“崇祯十三年(1640)春,大旱,民大饥,人相食,有食死尸或父子、夫妇生烹而食者。是年,侯庙傅楼村马应试,范县梁敏、范次吾等以台前尖嘴镇(时属范县)为根据地聚众起义,号称榆园军。”梁敏是李青山的部下,这时起义,应该是为了配合李青山,也应该是李青山的安排。从后来的史书资料等记载来看,马应试所领导的起义军与梁敏、范次吾所领导的义军虽然同称为榆园军,他们之间应该是互相配合的关系,而没有隶属关系。从后来的发展上看,马应试后来

打出了“闯王”的旗号,使用“大顺”年号,可能是接受了李自成的任命。而榆园军则始终没有表现出和李自成农民军有联系的迹象。榆园军起义占据了天时地利,榆园范围广大,树木丛生,官兵进剿,无路可入。起义军又在其中挖掘了大量四通八达的地道,“出入无时”,官兵进入后,大部队无法发挥弓箭、火器和骑兵的优势,见不到人,起义军也不与官兵正面作战,官兵屡战屡败,榆园军在这个根据地里坚持了十五年之久,直至清顺治十二年(1655)。

●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

曹

庄

曹庄是郓城县黄泥冈镇的一个行政村。位于郓城县东南14千米,在镇政府驻地西约2千米。

据《曹氏家谱》记载,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曹氏六十八世祖曹大,字盈宇,从定陶迁此建村,以姓氏取名曹庄。

清朝末年属郓城县朱南里,1928年归郓城县三区刁庄乡,1940—1957年属郓城县三区,1958年初隶属黄堆集乡,同年秋属刘官屯公社武庙大队。1959年改属黄堆集公社,1978年成立曹庄大队,1984年初建曹庄村民委员会,归黄堆集乡,2010年归属黄泥冈镇。

90多年前,曹庄村民“勇战土匪 义救乡邻”的事迹,至今仍在郓城县及周边传颂。

刘黑七,又名刘桂棠,山东费县锅泉村(今属临沂市平邑县铜石镇)人,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土匪和恶霸,恶行遍及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省。

民国23年(1934年)农历二月初七,刘黑七带领7000余名匪徒从河南省流窜到郓城境内,在郓城县东南部祸害四个多月。几十个村庄的百姓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未跑脱的壮年男丁绝大多数被抓走,未逃脱的妇女多被污辱,很多人被打死、打残。房屋被烧毁,树木被砍伐,耕畜家禽被杀光。

人们谈匪色变,从不敢招惹土匪。曹庄西面约1千米有个村子叫孙庄,孙庄人擅长做生意,相对富裕,房院气派,田产较多,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庄。1934年8月的一天晚上,刘黑七的部下一个叫杨老八的土匪头目带领200多名土匪围攻孙庄。孙庄有人冒死到曹庄送信,以孙庄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多人被绑架,请求曹庄人前去营救。

铜锣“咣咣咣”在曹庄大街小巷急促地响起来。村民们点上火把,所有青壮年、妇女、老人、儿童都带了各式武器,齐聚村公所大院内,气氛十分紧张。

族长紧急通报孙庄情况,商讨如何应对土匪,解救孙庄。

一位老人说:“那土匪是好惹的?一旦反攻我村,我们怎么办?如今土匪不招惹我们,我们还去招惹土匪?你们想过后果吗?”

另一个人说:“要是土匪给我们结下梁子,伺机报复,我们就永无宁日了。”

只见老族长在桌子上使劲磕了磕烟袋,站起来环顾四周,严肃地说:“如果土匪抢劫孙庄成功,他们还会洗劫我村和其他村庄。我们不能忘记‘唇亡齿寒’的道理,孙庄一定要救。”

话语声若洪钟,一锤定音。

在村长曹金秀带领下,村民曹金桐、曹金贵、曹秀石等38名青壮年首先拿起了大刀、长矛,兵分两路冲向孙庄。老人、孩子、妇女、儿童也拿起了锄头、铁锨、抓钩、菜刀、锅铲紧跟跟,举起火把,齐声呐喊,以壮声威。

这时,土匪已经绑架了孙庄50多名无辜百姓,正向村南走。突然,从东边、北边各杀出来一队人马,手持火把,杀声震天。有人高喊:打土匪,救乡亲。黑夜中,杨老八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急忙下令押着人质逃跑。

孙庄百姓看到曹庄的援兵到来,也纷纷拿起武器,齐声呐喊,奋力追击。有人手持鸟铳、土枪向土匪逃跑方向射击,土匪边打边退。月黑风高,夜色朦胧,高粱地里影影绰绰。这些红高粱长出了高粱穗,好像都是红缨枪,土匪们唯恐路边有埋伏,抛下人质,丢盔弃甲,向南逃窜。

从此,土匪知道曹庄齐心协力,勇敢无比,周围村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再也没敢骚扰过曹庄及周围的村庄。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曹庄的那些平凡的百姓,不顾个人安危,舍生忘死,勇救乡亲的壮举,现在还被百姓们称赞。

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曹庄人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努力增加群众收入,过上了安定、健康、幸福的新生活。

魏建国



明清时期农民起义军所用武器

打出了“闯王”的旗号,使用“大顺”年号,可能是接受了李自成的任命。而榆园军则始终没有表现出和李自成农民军有联系的迹象。榆园军起义占据了天时地利,榆园范围广大,树木丛生,官兵进剿,无路可入。起义军又在其中挖掘了大量四通八达的地道,“出入无时”,官兵进入后,大部队无法发挥弓箭、火器和骑兵的优势,见不到人,起义军也不与官兵正面作战,官兵屡战屡败,榆园军在这个根据地里坚持了十五年之久,直至清顺治十二年(1655)。

张长国

